

<<红楼梦魇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红楼梦魇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208717

10位ISBN编号：7530208713

出版时间：2007-2

出版时间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张爱玲

页数：34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红楼梦魇>>

前言

这是八九年前的事了，我寄了些考据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，有些内容看去很奇特。宋淇戏称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(红楼梦魇)，有时候隔些时就在信上“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我觉得这题目非常好，而且也确是这情形——一种疯狂。”

那几年我刚巧有机会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与柏克莱的加大图书馆借书，看到脂本红楼梦。

近人的考据都是站着看——来不及坐下。

至于自己做，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，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，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。

但是没写过理论文字，当然笑话一五一十。

我大概是中了古文的毒，培根的散文最记得这一句：“简短是隽语的灵魂”，不过认为不限隽语，所以一个字看得有巴斗大，能省一个也是好的。

因为怕唠叨，说理已经不够清楚，又把全抄本——即所谓“红楼梦稿”——简称抄本。

其实这些本子都是抄本。

难怪“初详红楼梦”刊出后，有个朋友告诉我看不懂——当然说得较婉转。

连带想起来，仿佛有书评说不懂“张看”这题目，乘机在这里解释一下。

“张看”不过是套用常见的“我看XX”，填入题材或人名。

“张看”就是张的见解或管窥——往里面张望——最浅薄的双关语。

以前“流言”是引一句英文一诗？

Written on water(水上写的字)，是说它不持久，而又希望它像谣言传得一样快。

我自己常疑心不知道人懂不懂，也从来没问过人。

红楼梦的一个特点是改写时间之长——何止十年间“增删五次”？

直到去世为止，大概占作者成年时代的全部。

曹雪芹的天才不是像女神雅典娜一样，从她父王天神修斯的眉宇间跳出来的，一下地就是全副武装。

从改写的过程上可以看出他的成长，有时候我觉得是天才的横剖面。

改写二十多年之久，为了省抄工，不见得每次大改几处就从头重抄一份。

当然是尽量利用手头现有的抄本。

而不同时期的早本已经传了出去，书主跟着改，也不见得每次又都从头重抄一份。

所以各本内容新旧不一，不能因某回某处年代早晚判断各本的早晚。

这不过是常识，但是我认为是我这本书的一个要点。

此外也有些地方看似荒唐，令人难以置信，例如改写常在回首或回末，因为一回本的线装书，一头一尾换一页较便。

写作态度这样轻率？

但是缝钉稿本该是麝月名下的工作——袭人麝月都实有其人，后来作者身边只剩下一个麝月——也可见他体恤人。

在现在这大众传播的时代，很难想像从前那闭塞的社会。

第二十三回有宝玉四首即事诗，“当时有一等势利人，见荣府十二三岁的公子作的，录出来各处称颂”。

“看了使人不由得想到反面，著书人贫居西郊，满人明义说作者出示红楼梦，“惜其书未传，世鲜知者，”可见传抄只限戚友圈内。

而且从前小说在文艺上没有地位，不过是好玩，不像现代苏俄传抄地下小说与诗，作者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慰。

曹雪芹在这苦闷的环境里就靠家里的二三知己给他打气，他似乎是个温暖的情感丰富的人，歌星芭芭拉史翠珊唱红了的那支歌中所谓“人——需要人的人”，在心理上倚靠脂砚畸笏，也情有可原。

近人竟有认为此书是集体创作的。

他完全孤立。

<<红楼梦魇>>

即使当时与海外有接触，也没有书可供参考。

旧俄的小说还没写出来。

中国长篇小说这样“起了个大早，赶了个晚集”，是刚巧发展到顶巅的时候一受挫，就给拦了回去。潮流趋势往往如此。

清末民初的骂世小说还是继承红楼梦之前的“儒林外史”。

红楼梦未完还不要紧，坏在狗尾续貂成了附骨之疽——请原谅我这混杂的比喻。

红楼梦被庸俗化了，而家喻户晓，与圣经在西方一样普及，因此影响了小说的主流与阅读趣味。

一百年后的“海上花系列”有三分神似，就两次都见弃于读者，包括本世纪三〇年间的亚东版。

一方面读者已经在变，但那是受外来的影响，对于旧小说已经有了成见了，而旧小说也多数就是这样。

在国外，对人说“中国古典小说跟中国画——应当说“诗、画”，但是能懂中国诗的人太少——与磁器一样好，”这话实在说出口。

如果知道你本人也是写小说的，更有“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”之嫌。

我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大学城待过些时，知道红楼梦的学生倒不少，都以为跟巴金的“家”相仿，都是旧家庭里表兄妹的恋爱悲剧。

男生就只关心宝玉这样女性化，是否同性恋者。

他们虽然程度不齐，也不是没有鉴别力。

有个女生长得不错，个子不高，深褐色的头发做得很高，像个富农或是商家的农妆少妇，告诉我说她看了“秧歌”，照例赞了两句，然后迟疑了一下，有点困惑的说：“怎么这些人都跟我们一样？”

我听了一怔。

“秧歌”里的人物的确跟美国人或任何人都没什么不同，不过是王龙阿兰洗衣作老板或是哲学家。

我觉得被她一语道破了我用英文写作的症结，很有知己之感。

程本红楼梦一出，就有许多人说是拙劣的续书，但是到本世纪胡适等才开始找证据，洗出红楼梦的本来面目。

五六十年来了，近来杂志上介绍一本《红楼梦研究集》：“本书是一群青年人的精心力作，一反前人注重考据的研究方式，”拙作“红楼梦未完”赫然在内，看了叫声惭愧。

也可见一般套闻考据。

里面大部分的文章仍旧视程本为原著，我在报刊上也看到这一类的论文，可能是中文系大学生或研究生的课卷，那也反映教授的态度。

——也许是因为研究一个未完的著作，教学上有困难。

——有一篇骂袭人诱惑宝玉，显然还是看了程本窜改的第六回，原文宝玉“强袭人同领警幻所授云雨之事”，程甲本改“强”为“与”，程乙本又改为“强拉”另加袭人“扭捏了半日”等两句。

我们自己这样，就也不能怪人家——首次译出全文的霍克斯英译本也还是用程本。

但是才出了第一册，二十六回，后四十回的狐狸尾巴还没露出来。

弥罗岛出土的断臂维纳斯装了义肢，在国际艺坛上还有地位？

我本来一直想着，至少金瓶梅是完整的。

也是八九年前才听见专研究中国小说的汉学家派屈克·韩南(Hanan)说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写的。

我非常震动。

回想起来，也立刻记起当时看书的时候有那么一块灰色的一截，枯燥乏味而不大清楚——其实那就是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使人疑惑。

游东京，送歌童，送五十岁的歌女楚云，结果都没有戏，使人毫无印象，心里想“怎么回事？”

这书怎么了？

“正纳闷，另一回开始了，忽然眼前一亮，像钻出了隧道。

我看见我捧着厚厚一大册的小字石印本坐在那熟悉的房间里。

“喂，是假的。

”我伸手去碰碰那十来岁人的肩膀。

<<红楼梦魇>>

这两本书在我是一切的泉源，尤其红楼梦。

红楼梦遗稿有“五六稿”被借阅者遗失，我一直恨不得坐时间机器飞了去，到那家人家去找出来抢回来。

现在心平了些，因为多少满足了一部分的好奇心。

收在集子里的，除了“三详”通篇改写过，此外一路写下去，有些今是昨非的地方也没去改正前文，因为视作长途探险，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从头起同走一遭。

我不过是用最基本的逻辑，但是一层套一层，有时候也会把人绕糊涂了。

我自己是头昏为度，可以一搁一两年之久。

像迷宫，像拼图游戏，又像推理侦探小说。

早本各各不同的结局又有“罗生门”的情趣。

偶遇拂逆，事无大小，只要“详”一会红楼梦就好了。

我这人乏善足述，着重在“乏”字上，但是只要是真喜欢什么，确实什么都不管——也幸而我的兴趣范围不广。

在已经“去日苦多”的时候，十年的工夫就这样攒了下去，不能不说是豪举。

正是：十年一觉迷考据，赢得红楼梦魇名

<<红楼梦魇>>

内容概要

只有张爱玲，才堪称雪芹知己。
我现今对她非常敬佩，认为她是“红学史”上一大怪杰，常流难以企及。
张爱玲之奇才，心极细而记（记忆力）极强，万难企及。
我自惭枉作了“红学家”！

——周汝昌 张爱玲自称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是“一种疯狂”，本书是她二十年的研究心得。
红学大师周汝昌认为张爱玲的“红学”见解“最新鲜，最耐人寻味”，堪称“红学”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<<红楼梦魇>>

作者简介

张爱玲，作家。
笔名梁京，原名张煊。
河北丰润人。
旅居美国，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工作。
著有小说《半生缘》，散文集《流言》，译著《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》等。

<<红楼梦魇>>

书籍目录

自序《红楼梦》未完《红楼梦》插曲之一——高鹗、袭人与畹君初祥《红楼梦》——论全抄本二详《红楼梦》——甲戌本与庚辰本的年份三详《红楼梦》——是创作不是自传四详《红楼梦》——改写与遗稿五详《红楼梦》——旧时真本编后记

<<红楼梦魇>>

章节摘录

《红楼梦》未完 有人说过“三大恨事”是“一恨鲥鱼多刺，二恨海棠无香”，第三件不记得了，也许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“三恨《红楼梦》未完”。

小时候看《红楼梦》看到八十回后，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起来，我只抱怨“怎么后来不好看了？”仍旧每隔几年又从头看一遍，每次印象稍有点不同，跟着生命的历程在变。

但是反应都是所谓“揿钮反应”，一揿电钮马上有，而且永远相同。

很久以后才听见说后四十回是有一个高鹗续的。

怪不得！也没深究。

直到一九五四年左右，才在香港看见根据脂批研究八十回后事的书，在我实在是个感情上的经验，石破天惊，惊喜交集，这些熟人多年不知下落，早已死了心，又有了消息。

迄今看见有关的近著，总是等不及的看。

《红楼梦》的研究日新月异，是否高鹗续书，已经有两派不同的见解。

也有主张后四十回是曹雪芹自己的作品，写到后来撇开脂批中的线索，放手写去。

也有人认为后四十回包括曹雪芹的残稿在内。

自五四时代研究起，四十年来整整转了个圈子。

单凭作风与优劣，判断后四十回不可能是原著或含有原著成份，难免主观之讥。

文艺批评在这里本来用不上。

事实是除了考据，都是空口说白话。

我把宝玉的应制诗“绿蜡春犹卷”斗胆对上一句“红楼梦未完”，其实“未完”二字也已经成了疑问。

。

书中用古代官名、地名，当然不能提满汉之别。

作者并不隐讳是写满人，第二十五回有跳神。

丧礼有些细节稍异，也不说明是满俗。

凤姐在灵前坐在一张大圈椅上哭秦氏，贾敬死后，儿孙回家奔丧，一路跪着爬进来——想是喇嘛教影响。

清室信奉喇嘛教，西藏进香人在寺院中绕殿爬行叩首。

续书第九十二回“宝玉也问了一声妞妞好”，称巧姐为妞妞，明指是满人。

换了曹雪芹，决不肯这样。

要是被当时的人晓得十二钗是大脚，不知道作何感想？难怪这样健步，那么大的园子，姊妹们每顿饭出园来吃。

作者是非常技巧的避免这问题的。

书中这么多女性，只有一个尤三姐，脂本写她多出一句“一对金莲或敲或并”。

第七十回晴雯一早起来，与麝月按住芳官膈肢，“那晴雯只穿葱绿苑绸小袄，红小衣，红睡鞋。

”脂本多出末三字。

裹脚才穿睡鞋。

祭晴雯的《芙蓉诔》终于明写：“捉迷屏后，莲瓣无声。

”小脚捉迷藏，竟声息毫无，可见体态轻盈。

此外只有尤二姐，第六十九回见贾母，贾母细看皮肤与手，“鸳鸯又揭起裙子来，贾母瞧毕，摘下眼镜来笑说道：‘是个齐全孩子。

……’”脂本多出“鸳鸯又揭起裙子来”一句。

揭起裙子来当然是看脚，是否裹得小，脚样如何，是当时买妾惯例。

不但尤二姐是小脚，贾家似也讲究此道。

曹雪芹先世本是汉人，从龙入关后又久居江南，究竟汉化到什么程度？第五十九回春燕母女都会飞跑，且是长途竞走，想未缠足。

当然她们是做粗活的。

第五十四回一个婆子向小丫头说：“那里就走大了脚了？”粗做的显然也有裹脚的。

<<红楼梦魇>>

婢媼白都是汉女。

是否多数缠足? 凤姐宝钗袭人鸳鸯的服装都有详细描写: 裙袄、比甲、对襟罩褂, 凤姐头戴“金丝八宝攒珠髻,” 还是《金瓶梅》里的打扮。

清初女装本来跟明朝差不多, 所谓“男降女不降”。

穿汉装而不裹脚? 差不多时期的《儿女英雄传》明写安家是旗人, 安太太、佟舅太太也穿裙袄, 与当时汉装无异。

清初不禁通婚, 想已趋同化, 唯一的区别是缠足与否。

(外人拍摄的晚清满人妇女照片, 不仅宫中, 北京街头结伴同行的“贵女们”也都是一律旗袍。

) 宝钗是上京待选秀女的, 家中又是世代皇商, 应是“三旗小妮子”。

但是应选似是信手拈来, 此后没有交代。

黛玉原籍苏州, 想也与贾家薛家是金陵人一样, 同是寄籍。

实际上曹家的亲戚除了同宗与上代远亲, 大约都是满人或包衣。

书中的尤二姐尤三姐其实不能算亲戚, 第六十四回写尤老娘是再醮妇, 二尤是拖油瓶, 根本不是尤氏的妹妹——所以只有她们姊妹俩是小脚。

同回写尤氏无法阻止贾琏娶尤二姐, “况他与二姐本非一母, 未便深管,” 又似是同父, 那就还是异母妹。

第六十四、六十七两回, 一般认为不一定可靠, 但是第六十四回上半回有两条作者自批, 证明确是作者手笔。

矛盾很多, 不止这一处。

追叙鲍二媳妇吊死的事, “贾琏给了二百银子, 叫他另娶一个。

”二百两本来是给他发送的, 许他“另日再挑个好媳妇给你”, 指丫头择配时指派。

又此回说张华遭官司破家, 给了二十两银子退亲。

第六十八回说张华好赌, 倾家荡产: 被父亲逐出, 给了十两退亲。

周汝昌排出年表, 证明书中年月准确异常。

但是第六十四回七月黛玉祭父母, “七月因为是瓜果之节, 家家都上秋季的坟”, 是七月十五, 再不然就是七月七。

接着贾琏议娶尤二姐, 初三过门, 当是八月初三。

下一回, 婚后“已是两个月的光景”是十月初。

贾珍与尤三姐发生关系, 被她闹得受不了。

然后贾琏赴平安州, 上路三日遇柳湘莲, 代三姐定亲。

“谁知八月内湘莲方进京来”。

那么定亲至迟是七月。

怎么三个月前已经是七月? 周汝昌根据第六十九回, 腊月尤二姐说嫁过来半年, 推出婚期似是六月初三, 认为第六十四回先写七月, 又退到六月, 是“逆叙”。

书中一直是按时序的。

第六十七回最成问题, 一条脂批也没有。

但是写柳湘莲出家, “不知何往, 暂且不表。

”可见还有下文, 伏落草。

甄士隐(《好了歌》“后日作强梁”句下批“柳湘莲一千人”。

又写薛姨妈向薛蟠说: “你如今也该张罗张罗买卖, 二则把你自己娶媳妇应办的事情, 倒早些料理料理。

”到第七十九回才由香菱补叙, 上次薛蟠出门顺路探亲, 看中夏金桂, 一回家就催母亲央媒, 一说就成。

这样前后照应, 看来这两回大体还是原著, 可能残缺经另人补写。

是较早的稿子, 白话还欠流利, 屡经改写, 自相矛盾, 文笔也差。

这部书自称写了十年, 其实还不止, 我们眼看着他进步。

但看第二回脂批: “语言太烦, 令人不耐。”

<<红楼梦魇>>

古人云‘惜墨如金’，看此视墨如土矣，虽演至千万回亦可也。

”也评得极是。

乾隆百二十回抄本，前八十回是脂本，有些对白与他本稍有出入，有几处更生动，较散漫突兀，说话本来是那样的。

是时人评约翰·俄哈拉（John O’Hara）的“录音机耳朵”。

百二十回抄本是拼凑的百衲本，先后不一，笔迹相同都不一定是一个本子，所以这几段对白与他本孰先孰后还待考。

如果是后改的，那是加工。

如果是较早的稿子，后来改得比较平顺，那就太可惜了，但是我们要记得曹雪芹在他那时代多么孤立，除了他自己本能的判断外，实在毫无标准。

走的路子是他渐渐暗中摸索出来的。

P7-10

<<红楼梦魇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红学大师周汝昌隆重推荐：只有张爱玲，才堪称雪芹知己。
我现今对她非常敬佩，认为她是“红学史”上一大怪杰，常流难以企及。
张爱玲之奇才，心极细而记（记忆力）极强，万难企及。
我自惭枉作了“红学家”！
唯一合法授权合法销售简体版。

<<红楼梦魇>>

编辑推荐

红学大师周汝昌隆重推荐，唯一合法授权合法销售简体版。

只有张爱玲，才堪称雪芹知己。

我现今对她非常敬佩，认为她是“红学史”上一大怪杰，常流难以企及。

张爱玲之奇才，心极细而记（记忆力）极强，万难企及。

我自惭枉作了“红学家”！

这是八九年前的事了。

我寄了些考据《红楼梦》的大纲给宋淇看，有些内容看上去很奇特。

宋淇戏称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（红楼梦魇），有时候隔些时就在信上问起“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样了？”

“我觉得这题目非常好，而且也确是这情形——一种疯狂。

那几年我刚巧有机会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与柏光莱的加大图书馆借书，看到脂本《红楼梦》。

近人的考据都是站着看——来不及坐下。

至于自己做，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《红楼梦》，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，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。

但是没写过理论文字，当然笑话一五一十。

我大概是中了古文的毒，培根的散文最记得这句：“简短是隽语的灵魂”，不过认为不限隽语，所以一个字看得有笆斗大，能省一个也是好的。

因为怕唠叨，说理已经不够清楚，又把全抄本——即所谓《红楼梦稿》——简称抄本。

其实这些本子都是抄本。

难怪《初详红楼梦》刊出后，有个朋友告诉我看不懂——当然说得较婉转。

连带想起来，仿佛有书评说不懂《张看》这题目，乘机在这时解释一下。

《张看》不过是套用常见的“我看CC”，填入题材或人名。

“张看”就是张的见解或管窥——往里面张望——最浅薄的双关语。

以前《流言》是引一句英文——诗？

<<红楼梦魇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